



## 坊间名人

## 亦师亦友亦兄长

卢万成

李开云老师比我们班的同学年长七八岁左右,加上他的年轻态,永不显老的神色,在校读书期间都分不清哪个是同学哪个是老师。概因于此,毕业若干年以后,李开云老师许是真的驻颜有术,或者也太岁月静好了,时光在他的面容上总也看不出流走的痕迹。他总是容光焕发,总是和蔼可亲。我们班的部分老同学经常和李开云老师聚会,只要时间充裕,他也喜欢和我们凑。日子长了,老师慢慢就变成大哥了,于是便成为亦师、亦友、亦兄长的关系。

其实,李开云老师既不是我们的班主任,又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,但有些事情奇怪得很,许多年来他已经成为我们班级同学聚会的“标配”。也不知是什么缘故,李开云老师差不多是和我们这茬学生一同步入婚姻殿堂的,他的女儿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。从师生关系上论起,他的女儿虽然和我们这茬学生的后代差不多,但在辈分上,我们应该称为师妹,当然了李开云老师坚决反对这样排辈。小师妹的中学是在烟台一中走读,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们还没金贵到家长接送的程度,况且那时也没有私家车呀。环山路十字路口东面是烟台手表厂,手表厂大门的对面是环山路副食品商店,商店临街的窗有个窄窄的窗台,高度却不是触手可及的,要踏上墙基再努力踮一下才能够到。李开云老师和小师妹的联络暗号是在这个窗台上放置一枚鹅卵石。李开云老师下班以后(他那时已经离开教学一线,调到区教委了),要推着自行车爬迎祥路的高坡,走到那个临街的窗台,只要看见窗台上赫然摆放着一枚乳黄色的鹅卵石,就证明他和女儿还没错过,于是他便会继续沿着环山路的高坡向东迎驾。如果某日他气喘吁吁地走到联络点,而女儿给他的信号是已经回家,他就会变得惆怅起来。通常更多的时候是接到了小师妹,远远地看见女儿像一簇鲜花那样跳跃着向他奔来,他便把自行车后座的坐垫

铺上,推着女儿一路说说笑笑地回家去了。当然,在冬季路上车辆行人很少的时候,他也会悄悄地骑上车子,把小师妹的笑声伴随着悦耳的铃声一同带回家里。

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。

后来随着岁月的河流越来越长,女儿在中考、高考一路过关斩将,最后出国留学并在德国喜结连理。我想当小师妹在慕尼黑公园踩着鹅卵石铺就的甬路散步的时候,大概会想起曾经作为与父亲联络暗号的那枚穿越时空的漂亮石头,或许还应该想起它的地质年代,是白垩纪的承诺让他们成为父女。当她把它放在那个高高的窗台上,窗台上的玻璃窗户映照的是整个太古时代的证明——父爱如山。据说慕尼黑公园里的白天鹅,和每年冬季来胶东半岛越冬的烟墩角白天鹅是同一种群,那么小师妹在嫁到德国之前,无疑也是一只从东方放飞的美丽天鹅,抚养这只天鹅的父亲母亲,除了喜悦和惬意,有时候会不会也有空空的怅惘和对于遥远的、曾经的丑小鸭的怀念呢。

记得在烟台十一中的校园,有时候会有篮球比赛,大多是兄弟学校的球队或者附近工厂的球队,有的是野台子球队,临时组建的,点名就要和十一中的校队来一场比赛。只要学校领导或体育老师同意了,那就要打比赛了。我们三班当时有两个人是校队的:姜国民、谭培胜和我,而且三个人都是主力。如果外来挑战的球队太强,这时李开云老师就上场了。他融入我们这个队伍里,在外人眼里,根本看不出他是老师。

如果是早晨训练,李开云老师也和我们一起训练,有时候赵锡简、王同亮、林茂树等几位体育老师会安排我们加强力量训练,这是有点枯燥乏味的活动,大多数同学都会觉得索然无味。这时候李开云老师就会主动加入,带着我们一起练力量。在我的记忆中,他的弹跳、速度、灵敏度都很好,唯独越野跑不大行。晨练结束,大家都骑

着家长的自行车回家洗漱吃饭,然后再回到课堂。有时候晨练有点晚了,而我又没有自行车,看看同学们都走了,李开云老师会悄悄地把我叫住,说咱俩去吃馄饨。他是一碗馄饨一个烤饼,我是两碗馄饨一个烤饼,三毛钱四两粮票,人世间的日子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。但这只是有时候,仅仅是有时候,虽然凤毛麟角,却是我少年时代全部回忆中闪亮的白光,照耀着懵懂少年的成长足迹,弥足珍贵。

我们在1974年夏天完成学业,随即就作为知青下乡了。今年是我们高中毕业五十周年,倏忽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,我们这一代人带着那些青葱岁月的记忆变成风尘仆仆的老者,但是我们的李开云老师不老,依然健硕硬朗,和蔼慈祥。这么长久的岁月,我从来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发过脾气,什么时候诉说过烦恼,什么时候有过焦虑。他只为学生带来快乐与和谐,他只为学生解决问题,永远是微笑的、永远是温厚的、永远是坚毅的,目光如炬,步履如飞,自信满满。许多年来,每当我在生活里遇到麻烦、遇到不测、遇到令人窒息的压迫,在我将要软弱、将要妥协、将要颓废的时候,我都会想到李开云老师,他教会我怎样对待生活,怎样把他的高情商渗透到生活里的每个细节,自重、自爱、自信,高昂着头颅,挺着胸膛,迈着大步,从不阿谀,从不蹉跎。我想,李开云老师虽然没有具体教过我们什么,但仅仅从师者,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来看,我们这些学生得到了终生受用的言传身教。我下乡返城之后的某一天,和李开云老师遇见。我当时处于人生的低谷,情绪低落。他说,我打听到你的就业状况了,不要在意,人这一辈子就像长跑,就你的家庭现状看,你的起跑线是滞后的,但是别灰心,我觉得你不比任何人差。这些鼓励,我铭记于心,永志不忘。在我们高中毕业五十周年纪念之际,衷心祝愿李开云老师青春永驻,健康快乐。

## 在希望的田野上

魏青梅

在金色的麦田边,站着一位身穿雪白衬衫和蓝色牛仔褲的中年男人,他双手叉腰环视着眼前翻滚的麦浪。身后,一台新型联合收割机正等待他的指令。

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,一个拥有150亩土地使用权的种粮大户,一名被收割机吞噬了三根手指,却依然在田野里驰骋的农机手;他还是一名尽职尽责的村干部,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。他叫王利,一个永远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男子汉。

35年前,走出校门的王利想学点手艺,跟随乡邻进了建筑队。聪明好学的他很快成为一把好手,他贴的墙面砖既漂亮又牢固。几十年后的今天,偶尔经过某座大楼时,他一抬头仍然可见自己的作品,那些闪着光亮的瓷片,映射着他的青春。

结婚之后,他辞掉建筑队的工作,买回一辆拖拉机搞运输。平时往建筑工地送各种建材,农忙时拖拉机就是庄稼地里最得力的好帮手。可是,农村“春争日,夏争时,春耕夏收不宜迟”的那种忙碌,仅仅靠拖拉机远远不能够缓解。扶犁春耕和挥镰夏收,听上去诗意浓浓,对农民来说却只有无尽的忙碌和劳累。王利擦一把额头上的汗水,心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:购买农机设备,改变这种原始的耕种模式,既可提高效率,又能节省农民的时间,说不定自己还会因此有所收益。当时附近村子这类趋向现代化的农机极少,尽管心里没底,但贤惠的妻子还是选择了支持。

从此一发不可收,一年年积累资金与经验,让他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。他先后购置了多台一年四季所需的农机设备。农忙时节,周围村庄许多农户争相预约,两口子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。那时候的收割机是拖挂在拖拉机身后的那种,炎热的夏天,妻子与他携手并肩,夜以继日地在各个村庄的麦田里奔驰。飞扬的麦芒和尘土追赶

着被汗水浸泡的夫妻俩,热辣辣的太阳几乎把人和麦子一同烤焦。一个麦收季下来,两个人都瘦了一圈,胳膊和脸都晒破了皮。虽然特别累,但很充实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奔跑难免有跌倒的时候,王利就曾狠狠地跌了一跤。在一次收割玉米时,不小心割掉了左手中间的三根手指。十指连心呀,这三根手指差点夺去他的命,也差点毁掉他的一生。在前往医院的路上经过拥挤的十字路口,妻子抱着血淋淋的断指恳请交警帮忙,警车一路鸣笛,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医院。可最终断指还是没能接上,他原来的那股拼劲儿也随着三根手指一起消失了。手上的伤结痂痊愈,心里的伤口反而越来越深。他变得消沉、颓废,动不动发脾气,一副自暴自弃的懒散相。一向干净利落的他,因为心灰意冷而开始不修边幅。那年下雪后,他来到放置农机设备的厦子,用那只健全的右手抚摸着一台台落了灰尘的机器。它们有的已陪他奋斗了很多年,有的来到家里才几个月,都是他和妻子用血汗换来的,是来帮他过好日子的,如今却只是一堆冰冷的铁器。他不确定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继续操作着它们在田野里奔跑。他踱到田边,白雪覆盖的小麦已进入休眠期,待它们一觉醒来,看到的或许不再是以前那个充满信心的他了。回家时,路遇一个痴呆的守村人,蓬头垢面衣衫褴褛,脚下踩着雪口中念念有词。他想,假如继续颓废下去,自己与他大概也没什么区别了。他是一个很注重仪表的人,很看重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形象。而现在,他分明是在作践自己。回到家,妻子在等他吃饭,同甘共苦二十年的妻子,不知何时,鬓边已添了白发。他有两个优秀的女儿,大女儿已经在读大学,上初中的小女儿是个机灵鬼,他刚坐下就赶紧递上筷子。这名十几岁的小姑娘,眼神里流露出对父亲的心疼。眼

泪在他眼眶里打转,他不想成为这样一个人,无所事事,被人怜悯,说不定以后就是女儿的累赘。他要找回原来的自己,甚至超过原来的自己。

他决定从明天开始认真保养那些农机,为明年春耕做准备。冬阳照在瓦片上,他听见了雪融化的声音。

当农村的年轻人一批接一批涌入城市谋生时,一片连一片的土地注视着渐去渐远的背影唯有无声叹息。春天,原本绿油油的田野仍然绿油油,那是疯长的野草。王利看着心疼,便承租了一些。因为他在附近村庄耕种多年,口碑不错,越来越多的人家找上门。慢慢地他的粮田延伸到了外村,他成为一名拥有150亩粮田的庄园主,这本不在他的人生设计之内。

他是一位朴实的农民,他心里清楚,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好政策的扶持。于是,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因为聪明能干,热情上进,且年富力强,连续多届被村民推选为村干部。当年失去的三根手指,丝毫未影响他追求自己的梦想,人们几乎忘记了他的残疾。偶尔有女人会这样埋怨铁不成钢的自家男人:“你倒是十指全乎,几个捆起来也不如人家一个。”他成了激励别人的一种精神,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几年前,王利重新换置了农机设备,购买了新型的小麦联合收割机,坐在装有空调的封闭驾驶室里,可以任凭头顶烈日炎炎。工作环境得到改善,工作效率当然也提高了很多。又是一年麦黄时,依旧是夏收忙断肠,每家每户都想把到嘴的粮食赶紧抢回家,连轴转是必须的。安全起见,他雇了几名工人,撸起袖子加油干。

夏日的风从山那边吹过来,金色的麦浪一浪连着一浪。他观察好了地形,大手一挥,收割机轰隆隆地开进了麦田……